



一个梨园子弟的视角

■ 郭铭光

童年时代，常听父母亲说起北海的“竹瓦戏院”，父亲就是在北海粤剧还处在“竹瓦戏院”时代，被“北海群力剧团”以月薪300元的高于寻常的工资从广州聘请来北海的。就因为这，我们一家两年后也来北海定居了。原来，所谓的“竹瓦戏院”，就是当年的“海珠戏院”，是用竹片做瓦面，再用竹木搭建起来的。

“竹瓦戏院”被北海1954年的那场台风吹倒以后，就在原来的旧址上建起了一个“红星戏院”。这个“红星戏院”在后来的年代经过三番五次的扩建、修葺，就成了北海的一个历尽沧桑的老戏院了。它见证了北海粤剧的发展，也见证了北海人文化生活的变化。曾是广东属地的北海，当年粤剧是何等的风光！它是北海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艺术形式，用现在时髦的话说，粤剧就是当时北海文化的“品牌”，它在城乡处处受欢迎，老百姓都“中意睇大戏”。我父亲郭从云，出身粤剧“科班”——省港的粤剧“红船”，与粤剧名宿马师曾同乘一艘船，同搭一个戏班，往来于广州香港做大戏。他加盟北海群力剧团后，使得北海粤剧团的招牌在广东的“下四府”，以至两广地区更加响亮。

北海粤剧团长年频频“拉班”在两广的城市演出，所到之处，都非常卖座，剧团的名号不同凡响，在粤北众多的地方剧团中，北海剧团的声望是名列前茅的；而北海城，也频频地迎来送往两广各地的粤剧团，北海人数众多的戏迷让外地的剧团每来一趟必收入丰盈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
1955年，在广西首届戏曲观摩会演中，北海粤剧团一举夺得会演大奖，这对那时小小的北海城来说，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喜事。我父亲与湘文非、倩楚萍、谢剑郎等人领奖的照片挂在我家的墙壁上整整三十年有余。北海随后回归广东管辖，北海剧团又参加广东省现代剧会演，同样获奖而归。在广州，我父亲与湘文非的一出《宝莲灯》选场“二堂放子”，让粤剧界对北海刮目相看。有人评论说，北海这个戏做赢了白驹荣。随后，我父亲编剧的一出《弟苦兄蛮慈母泪》演进了广州，占了一个很长的台期，卖座率之高连剧团自身也意想不到。1960年，北海粤剧团更加壮大，又在其中成立了一个青少年班，这个青少年班很快就在两广地区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堂。这就是当年的北海粤剧——当时最富具代表性的北海主流文化。

随着时光流转，“红星戏院”已经不够舒展了，北海的舞台转移到人民剧场。又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广西举办首届剧展，北海剧团的《潮涨潮落》夺得了剧展的最高奖项，并且在该剧展所设的14个奖项中夺得了8项奖。这出剧是由我兄长郭铭志编剧，他因此获得了北海首枚广西戏剧铜鼓奖。而我的姐姐郭细琼也在该剧展中夺得其中一个奖项——优秀主角奖。从我父亲的《弟苦兄蛮慈母泪》到我兄长的《潮涨潮落》，北海的粤剧已经经历两代人了。就在当年粤剧非常普及的时候，北海的文化也不是一花独放，60年代初有一个业余性质的北海文工团，演出过话剧《年青一代》。到了“文革”期间，北海文工团已经发展到专业的了，演出了大型歌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白毛女》等等。

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北海文化的发展变化就更加多彩多姿令人满目生辉了。粤剧的演出已经做到了香港、澳门。歌舞《咕哩美》更演到了北京，得到了全国性的“五个一”奖项，中央电

视台数次播演。几十年弹指一挥间，北海文化的今日已经是沧海桑田的巨变，变得连我们这些跟着过来的人回过头来看，也几乎都不敢相信。

(作者系《北海日报》副刊部原编辑)